

此次疫情中,新西兰政府的抗疫举措为西方世界做出了表率。

## 锁国闭关

这辈子没想到会有面对锁国闭关的一天,如我这样经过乱世的人会本能四处奔逃,没想到却真遇上了全民闭关的事。

疫情初发时我还在悉尼家中,得到的疫情凶险程度信息极少,不过有朋友家在武汉,总是担心关注的。且澳洲新西兰离中国甚远,尽管本能地知道应该买些口罩和简单药品以防万一,想着,但是没有行动。

那天在悉尼机场候机回新西兰时,买口罩的念头一闪而过,又放弃,因为有一小包口罩是几年前回国时买的,收拾行李时全带上了,当时想,新西兰真有疫情出现也许用得着。

出奥克兰机场就在亲戚家住了两夜,婆婆去年离世后,我们不用继续在这城停留照顾老人家。两天后去华人超市买些乡下买不到的亚洲食品和调料,开车出城朝我们的远北牧场奔去。

在悉尼城中舒适生活一段时间,其实蛮想念单纯宁静海边牧场生活的。按计划4月份再回悉尼,机票也预定妥当。

牧场上的事情繁多忙碌,大洋那头的疫情发展凶险,每天早晚看看微信上电视上的各种消息,武汉人遭遇的一切出乎预料想象,有种感同身受的痛淤积不

消。

新西兰普通人也开始惶恐焦虑,不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和朋友亲戚聚会见面时,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记得新西兰政府宣布正式闭国的前两天,我已有惶惶预感。那是个阴雨天,我说去40多公里外的小城超市购物吧,其实冰箱里的食物再吃一周也够,可心底不踏实,暗地里想多买几瓶洗手液放着。

小城的超市很大货物齐全,洗手液厕纸都如常摆在那里,顾客比平常多些但没人真抢购。转来转去,最后一狠心拿了包两公斤装的面粉、两盒黄油和几盒肉时还被人讪笑,家里常规两人,眼下暂时三人,再能吃,买半推车各种食物也有点可笑。

两天后新西兰真从3级警戒转入4级警戒,关闭国门也禁止国人随意走动的规定不是说着玩的,新西兰人真的就这么闭关了!

在我家做客的亲戚傻眼了,原本他计划走走停停的,下一站是去看老朋友然后回奥克兰女友家。4级警戒下,他不能出门,女友也无法开车来与他会合,他只能和我们在北岛的远北乡下不知止期地待一段时间了。

# 新西兰华人农场主的抗疫生活

□ 胡仄佳



蛋鸡,食物充分的情况下每鸡每日贡献鲜蛋一枚。清晨饿了它们会大声咯咯哒哒叫唤,于是喂鸡后才是我才回屋吃饭的时间。

其实我可以把它们真正敞放,家旁的林子草地中虫子草籽才是它们的真爱,但想着要去林子灌木丛中四处寻野鸡蛋就觉代价太大,我还是把它们留在鸡舍里伺候简单。

而且封国后鸡们和小菜园的份量立刻凸显,每周去超市购买新鲜蔬蛋的日子没了,缺了新鲜鸡蛋很多菜都没法子做了。再说鸡粪还是上好肥料,鸡舍旁边小菜园子里的葱姜蒜黄瓜小萝卜陆续收成颇丰,牛粪鸡粪功不可没。

闭关中每天在牧场鸡舍菜园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有功于我的鸡们牛们菜园子的感情渐深,发现老母鸡下软蛋了会赶快喂点贝壳粉,菜园子缺肥了赶紧戴上胶皮手套去捡些牛粪,掰碎了撒进菜地,顺便发现牛粪特别环保干净,没有一点臭味。

只不过三脚猫业余农民缺乏常识,不懂种过几次菜后的土地需要深挖翻土再下种,还奇怪小红圆萝卜以前长得都好,怎么

这次就不行了呢?要不就是施肥太过猛把黄瓜藤给根部烧烂,可怜长得上好的脆黄瓜藤突然焉掉……不由得自嘲城市长大的人太傻。又同时意识到人的潜能一旦发挥出来,只要有兴趣肯学,很多事是能做得很专业很好的。

亲戚也很快进入状态,他本来就对环保有兴趣,有还新西兰以自然植物面貌的强烈意愿。他开始对我们牧场上那片政府保留地动手起来,每天去清除那些生长不知多少年的烟草树、苏格兰荆豆灌木、缠丝兔藤等有害外来植物,痛下狠手,锯、拔、拉多般武艺并用。闭关以来竟清理出好大一片美丽清爽自然园林来,光是他拉扯下的缠丝兔果实就有几百斤重。

植物蚕丝兔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新西兰人叫它 Moth plant. 这是种藤类植物,缠绕在高大植物上生存。这种果实成熟后,每颗会释放出上百颗微粒蒲公英般的会飞种子,落地等待环境温度适合了,哪怕沉睡20年也能再发芽生根,之后攀援上遮盖大树树冠,最后是树被压迫缠死,是种极讨厌非常难缠的有害植物。

闭关中,三个人各自实实在在做了那么多事情,想想很不可思议。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状态简单又丰满。在自己土地上闭关,不戴手表不拿手机就真想不起今夕何夕。

买下这不大牧场的头几年,多是从澳洲飞来,短暂停留些日子,换换环境,做点农活又飞回澳洲的城市生活中去。近两年在牧场待的日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环境,夜听海涛入睡,清晨自然醒来时也只有鸟鸣涛声,时间随风过去。

新西兰北岛的远北地方,有邻居在这里住了多年后,打算卖掉他们的海边林中家园,去大城市奥克兰的激流岛上买房置地。他们专门去激流岛上考察一番,又雇船请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提供他们想知道的种种细节。

那人得知他们喜爱丛林大海,热爱潜水观鱼寻求海域清澈干净的想法,笑嘻嘻反问他们从哪里来后,一句话就打消了他们卖掉远北家园搬去奥克兰的念头。这人说:你们寻找的一切已经都有了啊?! 闭关中,朋友说幸好没搬去奥克兰啊!

## 只有庆幸,没有抱怨

牧场闭关中发现,有些物品是自己无法生产的,像汽油厕纸咖啡黄油面粉等基本用品不买不行,储备见底时就不得不出门购物两次。每次戴口罩眼镜手套,还重叠穿上两套衣裤,购物后在自己车前脱下外装包括鞋子装进特备的袋子,消毒液洗手再上车,回家后立刻把换下的衣裤鞋袜放进洗衣机热水洗,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尽管那么小心还是有点紧张,小城里的主要居民是毛利人,总有不管不顾的人出门乱跑,惹得当地毛利医生拍下视频大声疾呼,警方立即跟进要多派警力去小城执勤。

新西兰人总体很支持闭关政策,可只要一患者随意出没,擦身而过的路人中也是有中招可能的。

闭关中有几位住在附近的好友太重要了,好友间以物易物

互相帮助,我拿得出手的鸡蛋、冬瓜、蜂蜜之类,换回龙虾、鱼、板栗和无花果等,令人喜出望外。

对方赠物太丰盛时,我再做两三道川菜回赠致谢。原始交易时我们还是按政府要求彼此相隔两米左右距离说几句话,要不就把各自物品留在牧场或朋友家大门边,短信告知后朋友去自取。

换回的龙虾海鱼拿回家随兴炮制出一顿佳肴,配上红白葡萄酒,那个夜晚便是闭关中的美妙时段。

海边牧场附近有海胆牡蛎,牧场中有可食用蘑菇黑木耳自顾生长,有野兔野孔雀可合法狩猎,自己的土地上有蔬菜果树,有房屋遮风避雨,有电视手机电能煤气汽车等必需品,该有的生存条件都有了。

这次闭关还有一个奇特体验,那就是对现代物欲追求降到

了最低点,现金几乎无用的日子既真实又荒诞。

现在真切懂得了世界之脆弱,一场病毒疫灾足以让全球所有国家颤抖,不得不“闭关锁国”以求自保,貌似强大的人类和国家在如此灾难面前不堪一击。

且不说武汉人遭遇到真正生死,远在世界尽头的小国新西兰,仅仅闭关几周已经并将继续给人们的生活,整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影响深远。要是在澳新两国闭国前回了澳洲,宅在城市的家中这么长时间感觉肯定不同。

在新西兰这“小泡泡”环境里,在自己的土地上闭关生活这样一段时间,只有庆幸,没有抱怨。

胡仄佳:新西兰籍华人女作家,代表作有《风筝飞过伦敦城》《晕船人的海》。

## 牧场生活

谁都没遭遇过闭关,有些回不过神来的感觉,好在乡下牧场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在此环境中不出牧场范围就不违规。牧场上要做的事很多,不会闲着。业余农民的我们几乎马上进入角色,那时候还天天关心什么时候有雨,最好下大雨。

从去年底到今年头几个月,新西兰有了我从未见过的枯黄色彩,长时间的旱情令我们的小牛们油光水滑的毛皮也变得棕黄无彩,干旱下牧草生长的速度赶不上小牛们的胃口,牛渐瘦可怜巴巴的。

全世界人类面对的疫情它们全不在乎,冲人呜呜低沉叫唤

的牛语意义清晰,那就是美味牧草在哪里。鲜草缺失,幸好还有几年前收割下的干草包,味道即使不算最佳也比没有食物好。

闭关前还有有经验的农民朋友指点我们去买了一桶澳洲进口的浓缩蔗糖汁,稀释后撒在已经没多少养分的干草上让小牛们吃,小牛们需要补充糖分。

直到老天仁慈终于下几场雨,牧场转眼恢复绿意,小牛们暂时不需要我们时时照顾,只需每隔几天把它们赶到不同的牧场一角去,有食物它们就很安定。

养的几只鸡我每天却一定要去喂食,这种叫嗨兰的母鸡是

